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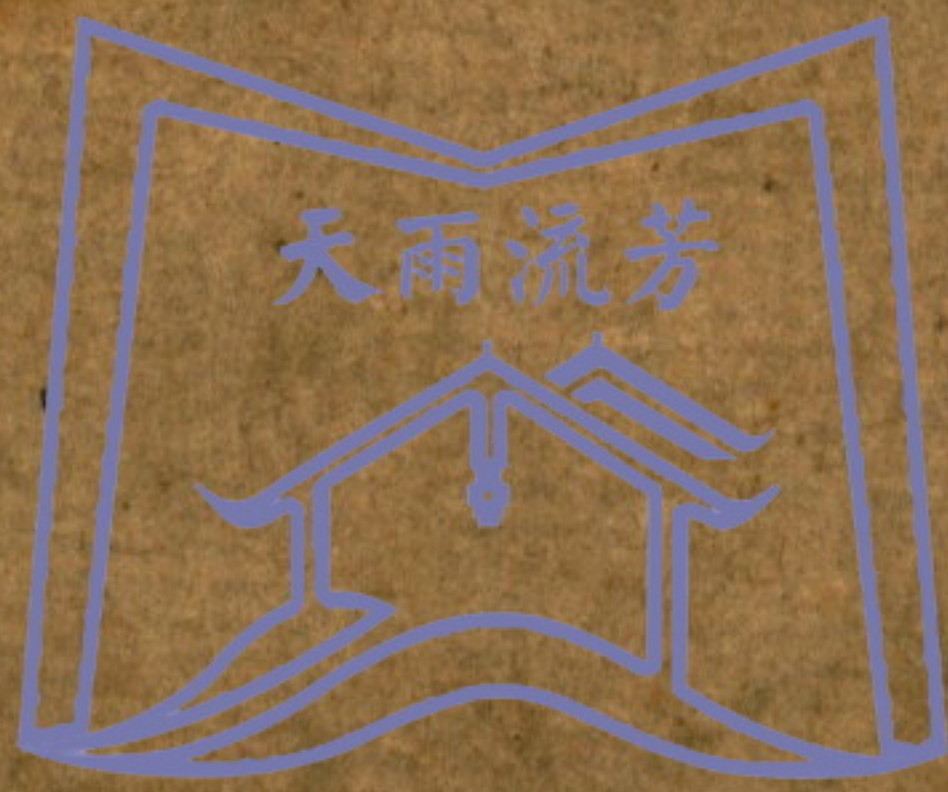
雜學便覽

圖

圖

家

家



家

家

嚴先生祠堂記

范文正公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
 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節
 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
 為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聖以之在此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
 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
 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
 哉而使貪夫廢懦夫立是名教也仲淹來守是倉江
 堂而奠焉乃復為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次
 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長

袁州州學記

柯

可

卷

江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

學惟時守人

有愚者

彈慮

祇順德意有假官借師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亡絃誦聲倡而不和教

尼不行三十有二年范陽君無禮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宮關

狀大懼人材放失儒效闊踈無以稱上意旨通判穎川陳君先聞而

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隘不足改為乃營治之東厥土燥剛

厥位面陽厥材孔良殿堂門應丹漆舉以法故生師有舍庖廩

有次百爾器備並手楷善力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采且有

日盱江李觀諗於衆曰惟四之諸經可見矣秦以山西鑿火

國欲爭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耶詩書

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

學術俗化之厚延於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侮功烈震主者聞

命而釋兵群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
代遭聖神爾袁得聖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迹天下治則譚禮樂以
陶吾民一有不幸尤當仗大節為死忠為子死孝使人有所賴且
有所法是惟朝家教養之意若其美筆墨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
子之羞抑亦為國者之憂

○ ○ ○ ○ ○
蘭亭記

王逸少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群

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

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

足以暢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

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

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雖
取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于已快然自足曾不知老
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嘔噦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
以為陳迹尤不能不以之興懷况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
亦大矣豈不痛哉每攢嘗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
不能喻之于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猶
今之視昔悲夫故列叙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
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送楊少尹序

韓愈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設供帳祖道東門
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嘆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

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々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
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市嘗
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
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輛馬幾匹道傍觀者亦
有嘆息知其為賢與否而太史流茂雨不能張大其事為傳繼二疏踪跡
不落寔否見今世無畫工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
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以其為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為歌詩以勸
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宗又不知當世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
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
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楸曰某楸吾先人之所種
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者也鄉人莫不加敬戒子孫以楊侯

不去其鄉為法所謂鄉先生沒可祭於社者其在斯文與其在斯人
與

滕王閣序

并詩

王

勃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軫地接衡廬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荆

而引甌越物華天寶龍光射斗墟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

雄州霧列俊彩星馳臺隍枕夷夏之交賓主盡東南之美都督閻公

之雅望蔡戟遙臨宇文新州之懿範襜帷暫駐十旬休暇勝友如雲

千里逢迎高朋滿座騰蛟起鳳孟學士之詞宗紫電青霜王將軍之

武庫家君作宰路出名區童子何知躬逢勝饌時維九月序屬三秋

潦水盡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儼驂駢於上路訪風景於崇阿

臨帝子之長洲得仙人之舊館層巒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

無地。鶴汀鳧渚。窮島嶼之縈迴。桂殿蘭宮。列岡巒之體勢。披繡闥。俯

雕甍。山原曠其盈視。川澤疇其駭瞻。閭閻樸地。鐘鳴鼎食之家。舸艦

迷津。青雀黃龍之軸。虹銷雨霽。彩雲衢。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

長天一色。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鴈陣驚寒。聲繼衡陽之浦。迢

俯暢逸興。湍飛爽籟。發清風。蓬瀛歌凝。而白雲遏。睢園綠竹。氣凌

彭澤之樽。鄴水朱華。光照臨川。芝華。四美畢具。二難并窮。睇眴於中

天極。娛遊於暇日。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

數望。長安於日下。指吳會於雲間。地勢極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

遠。闕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懷帝嚳而不

見。奉宣室以何年。嗚呼。時運不齊。命途多舛。馮唐易老。李廣難封。屈

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竊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所賴君子身貧道

人知命老當益壯寧知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酌貪泉
而覺爽處涸微以猶懼北海雖賒扶搖可接東隅已逝桑榆非晚孟
嘗高潔空懷報國之心阮籍猖狂豈復窮途之哭勃三尺微一介
書生無路請纓等終軍之弱冠有懷投筆慕宗慤之長風舍簪笏於
百齡奉晨昏於萬里非瀟湘家之寶樹接孟氏之芳鄰他日趨庭叨
鯉對今晨捧袂喜托龍門揚意天雨流芳逢撫凌雲而自惜鍾期既遇奏流
水以何慚嗚呼勝地不常登筵難再蘭亭已矣梓澤丘墟臨別贈言
幸承恩於偉餞登高作賦是所望於群公敢竭鄙誠恭疏短引一
均賦四韻俱成滕王高閣臨江渚佩玉鳴鑾罷歌舞畫棟朝飛南
浦雲朱簷暮捲西山雨閑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閣中帝
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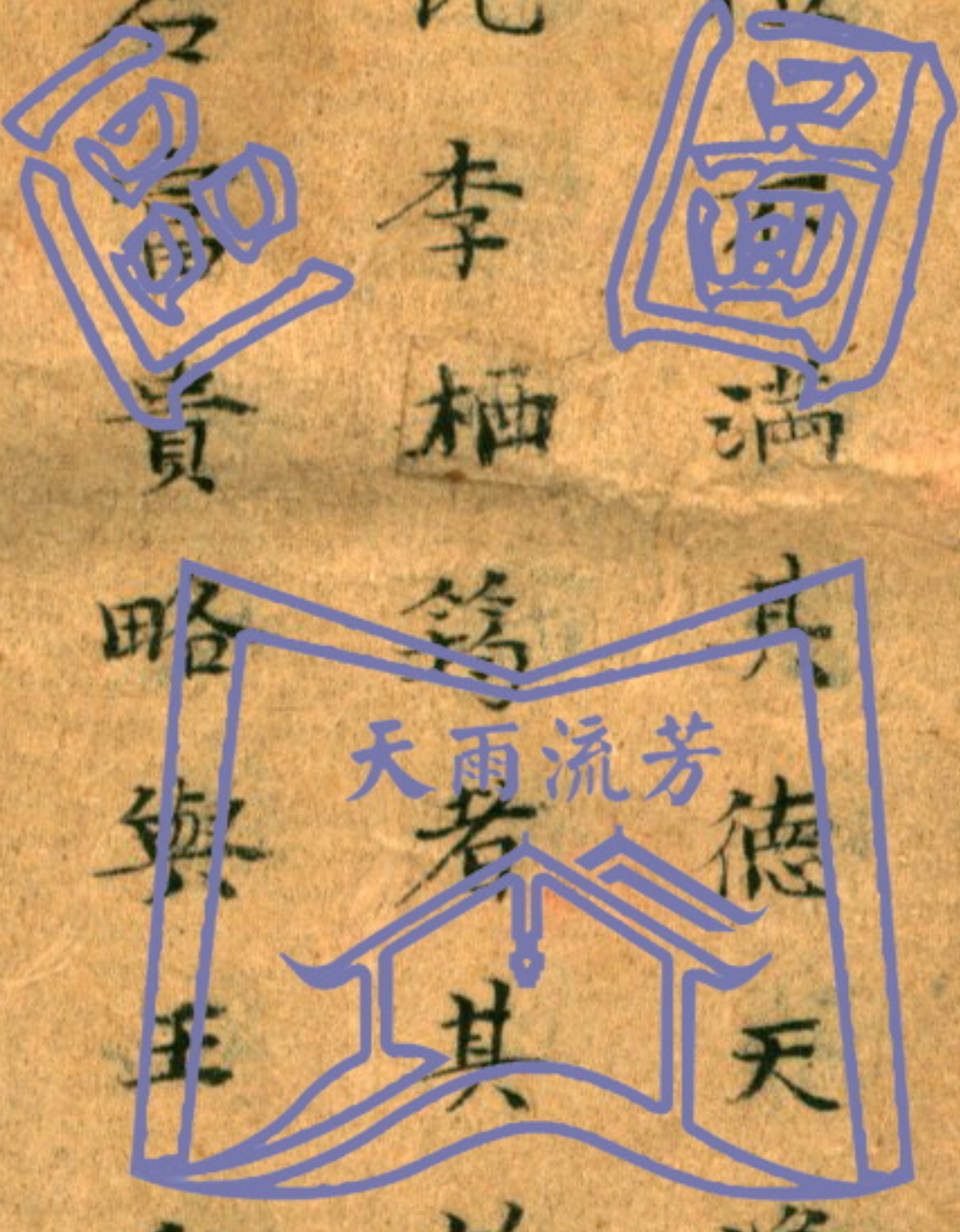
三槐堂銘

并序

蘇東坡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
 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
 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為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如
 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未定者也松栢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
 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雨流閣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
 報至於子孫則其定也矣吾以所見所聞考之其可必也審矣國
 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貪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
 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祐顯於漢周之祿歷事
 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為相而公辭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
 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魏國文正公也豈真

宗皇帝於景德祥符凡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榮名十有八年矣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乎數十年之後如持交素交手相付吾是以知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特從將帥三十餘年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杲者其雄才直氣不相上下而杲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好德而求以世其家吾是以為之銘曰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年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父夕相時射利皇郵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



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九成臺銘

蘇東坡

韶陽太守狄咸新作九成臺局蘇軾為之銘曰自秦并天下

滅禮樂韶之不作蓋千三百二十有三年其器存其人亡則韶既

隱矣而况於人器兩亡不傳雜然韶則亡矣而不亡者存蓋常與

日月寒暄暑明風雨竝行乎天地之間世無南郭子綦則耳未嘗聞地

籟也而况得聞天籟使耳聞天籟則凡有形有聲者皆吾羽毛干戚

莞磬匏絃嘗試與子登夫韶上嶽之下望蒼梧之湫莽九嶷

之暎綿覽觀山川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衆族之呼吸往

來唱和非有度数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大全乎上才立極以安天

下人和而氣應氣應滿經作則夫所謂來鳳凰而舞百獸者既盡燦

然畢陳於前矣

北山移文

孔稚珪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烟驛路。勒石庭夫。以耿介拔俗之志。抗蕭灑

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潔。干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以物

表。皎霞外芥千金。而不可。其如脫聞鳳吹於洛浦。值新歌

於延瀨。固亦有焉。豈其終始。參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嚙朱公之

哭。乍迴跡以心染。或先。而後。黷。何其謬哉。嗚呼。尚心不存。仲氏既

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之士。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

而學道。東魯習隱。南郭竊吹。草堂濫中。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壑維

假容於江臯。乃纓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

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嘆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談空

於釋部。覈玄。於道流。務光何足比。消于不能儔。及其鳴騶入谷。鶴
書赴隴。形馳鬼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芟製而裂
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雷襲其帶。橫石泉咽而下。滄崖林巒而有
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緝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
英風於海甸。馳馭譽於滄右。道轍長擯。法筵久埋。馭扑諠。蹠犯其慮。
牒訴倥偬。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
獄。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前籙。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使我高
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蔭。白雲誰侶。澗戶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
徒延佇。至於還颺。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竊。怨山人去。絕晚猿
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於是南岳馭嘲。北隴騰笑。列
壑爭譏。攢峯竦誚。慨游于之我欺。悲無人以起。予故其林慙無盡澗。

愧不歇秋桂遺風春難從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臯之素謁今又促
裝下邑浪拽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肩豈可使芳杜厚顏
蕪荔無恥碧嶺再辱丹崖重輝塵海囑於蕙路汙綠池以洗心宜扁
岫幔掩雲關歛輕霧歲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於是叢
條瞑膽疊穎怒鬼或飛信以折枯枝而掃跡請回俗士駕為碧
謝通客

祭十二郎文

韓愈

年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齋樹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
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父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
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
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

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
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
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
汝從嫂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於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
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汝來是來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
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於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
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吾與
汝年俱少以雛暫相別終當與相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
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茲去年
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荒矣而髮蒼矣而齒牙動
搖念諸父與諸兄皆靡孱而蚤逝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

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以者歿而長者存
疆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耶其夢耶其傳之非其真耶信也
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純也不克蒙其澤乎以者疆者而
天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為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
之書歟蘭之報何為而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
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天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
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
來蒼者或化而為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
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
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以而疆者不可保
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耶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

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有之。未始以為憂也。嗚呼其
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
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
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
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若不然。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
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
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
之兆。然後唯其所願。嗚呼。汝。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
養。以。共。居。歿。不。得。撫。汝。以。盡。哀。歟。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
明。而。使。汝。天。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
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鬼。不。與。吾。夢。相。接。吾。實。

為之其又何尤彼蒼者亦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
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
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耶
其不知也耶嗚呼哀哉尚饗

頭陀寺碑文



蓋聞挹朝夕之池者無以測其

流芳
樓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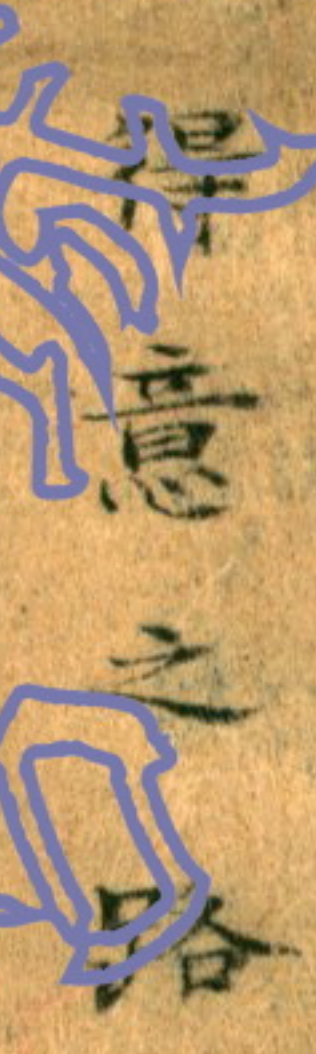
仰蒼之之色者不足知其遠近

况視聽之外若亡若存



之表不生不滅者哉是以掩室摩竭用

啓息言之津杜口毗邪以通



得意之路然語彙倫者必求宗於九疇

談陰陽者亦研幾於六位是故三才既

太極之致言之不可以已其在茲乎然文繫所筌窮於此域則稱謂

所絕形乎彼岸矣彼岸者引之於有則高謝四流推之於無則俯弘

六度名言不得性相隨迎不見其終始不可以學地知不可以意生
及其涅槃之蘊也夫幽谷無私有至斯嚮洪鐘虛受無來不應况法
身圓對規矩冥立一音稱揚言商港真是以如來利見迦維托生主
室憑五行之軌拯溺逝川開八正之門大庇交喪於是玄關幽健感
而逆通遙源濬波酌而不竭行若之檀而施洽群有唱無緣之慈
而澤萬物演勿照之明而鑿窮雨界等亡機之權而功濟塵劫時義
遠矣能事畢矣然後拂衣雙樹脫屣金沙惟恍惟惚木皦不昧莫繫
於去來復歸於無物因斯而談則棲息大千無為之寂不挽焚燎堅
林不盡之靈無歇大矣哉正法既沒象教陵夷穿鑿異端者以違方
為得一順非辯偽者比微言於目論於是馬鳴幽讚龍樹虛求並振
類網俱維絕紐蔭法雲披真際則火宅晨涼曜慧日於康衢則重昏

夜曉故能使三十七品有樽祖之師九十六種無藩籬之固既而方
廣東被教肆南移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漢晉兩明並勒丹青之
飾然後遺文間出列刹相產澄汁結露於山西林遠肩隨乎江左矣
頭陀寺者泌門釋慧宗之所立也南則大川浩汗雲霞之所沃蕩北
則層峰削成日月之所照薄西眺城邑百雉紆餘東望平臯千里超
忽信楚都之勝地也宗法師行天察珪璧擁錫來游以為宅生者緣業
空則緣廢存軀者感理感亡遂欲捨百齡於中身殉肌膚於猛
驚班荆蔭松者久之宋大明二年始立方丈茅茨以庇經象後軍長
史江夏內史會稽孔府君諱觀為之籍卓開林置經行之室安西將
軍郢州刺史江安伯濟陽蔡使君諱興宗復為崇基表刹立禪誦之
堂焉以法師景行大迦葉故以頭陀為稱首後有僧勤法師貞簡苦

心求仁養志纂修堂宇未就而沒高軌難追歲舟易遠僧徒聞其無
人椽椽毀而莫構可為長太息矣惟齊繼五帝洪名紐三王絕業祖
武宗文之德昭并嚴配格天表之弘啓興復是以惟新舊物康
濟多難步中雅頌驟合韶濩炎區九譯泌塲一候粵在於建武焉乃
詔西中郎將郢州刺史王觀改藩維樹風江漢擇方城之令典
酌龜蒙之故實政肅刑清於是承在寧遠將軍長史江夏內史行事
彭城劉府君諱誼智刃所遊日新月故道勝之韻虛往實歸以此寺
業廢於已安功墜於幾立慨泥履簞悲同棄井因百姓之有餘問天
下之無事元徒揆日各有司存於是民以悅來工以心兢巨丘禘
因高就遠層軒延袤上出雲霓閣逶迤下臨無地夕露為珠網朝
霞為丹腹九衢之草平計西照之化萬品岸谷共清風泉相渙金姿

實相永籍閑安息心了義終焉游集法師釋曇珍業行淳修理懷淵
遠今屈知寺任永奉神居大民勞事功既鏤文於鐘鼎言時稱代亦
櫛碑於宗廟世彌積而功宣身愈遠而名勳敢寓言於彫篆庶益壽
乎衆竒辭曰云云

論馬

韓愈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

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枥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

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雖有千里之

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求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

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

之曰天下無良馬嗚呼其真無馬耶其真不識馬耶

書箕子廟碑陰

柳子厚

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唐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

歸去來辭

陶淵明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

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塗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搖以

輕颺風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

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

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窓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

淡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遊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



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人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
 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
 消憂農人告予以春兮持有事乎田疇或命中車或棹孤舟既多
 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以向榮泉消而始流善萬物之得
 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田疇形字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
 乎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天淵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
 耘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
 奚疑

漁父辭

屈原

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
 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

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又
皆濁，何不淫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歠其醪？何故
沒思高舉，自令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
安能以身之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
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
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
復與言。

○人早解

盛均

泥灘戡越，垠曠早塞。諸陽遷市，不雨禔。山川庶神，不雨觴。世
巫覡愈不雨，或言邦有術人，能捕退龍而謀之。惜哉！嘗然，農刺其澤
父召術人至，而早色如故。太皇怒，亟命擒術人，遁去矣。其遺囊有

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以忠乎將送往勞來
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芥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
以危身乎將從容富貴以偷生乎寧將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呶訾
斯喔咻儒兒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
如膏以潔樞乎寧昂昂若水中之鳧乎與波
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驎
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
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諛人高張賢士無名阡嗟默
默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筌而誥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
有所不足知有所不明教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
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卷之四

流芳之詞

天

既

乎

將

隨

駕

馬

之

迹

乎

寧

與

黃

鵠

比

孰

吉

孰

凶

何

去

何

從

世

溷

濁

而

不

清

辨

瓦

釜

雷

鳴

諛

人

高

張

賢

士

無

名

阡

嗟

默

夫

尺

有

所

短

寸

有

所

長

物

有

所

不

明

教

神

有

所

不

通

用

君

之

心

行

君

之

意

龜

策

誠

不

能

知

此

事

對楚王

宋玉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

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辭使得辭客有歌於郢中始

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

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

沆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流芳爾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

鳳而魚有鯢鳳凰上擊九里絕雲霓負蒼天翱翔乎杳冥之野夫

藩籬之鷓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鯢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鬚於碣

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

鳳而魚有鯢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

安知臣之所為哉

為徐敬業討武曩檄

唐駱賓王

偽周武氏者性非愠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以更衣入侍洎

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帝私陰竊後房之嬖入門見嫉娥眉不

肯讓八掩袂工諛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加

以虺蜴為心豺狼成性臣邪狡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弑君鳩母神

人之所共疾天地之所不容猶編流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君之愛子幽

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臣任嗚呼睿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

驚喙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飛帝后臣識夏庭之遽哀敬業臣舊臣

公侯家子奉先君之遺訓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臣也

表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以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夫臣

遂四海之歸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南連臣北盡三河鐵騎成羣

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漢匡復之功何遠班聲
動而北風起劍氣衝而高斗平暗鳴則山岳崩魏叱咤則風雲變色
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居漢地或受周親
或膺重任於衣冠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曾杯之出
未乾六尺之孤何在托儻能圖福為福送往事君共舉勤王之師無在廢
大君之命凡諸爵賞同指山河若其眷戀窮城徘徊岐路坐昧先幾
之兆必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大之

○上高宗封事

胡澹庵

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惟
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實天下之人切耻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
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

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梓而縛
之父子為虜商鑒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
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柰何宗何祖宗之天下為犬戎之天下
以祖宗之位為犬戎藩臣之位陛下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
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差在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天下欲
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時雨流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無禮
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群則然怒
醜虜則犬豕也堂天朝相而拜豕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
為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歸
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貽陛下下禍而卒無一
驗是虜之情偽已可知矣陛下尚不覺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

臣之位陛下

宗何

差在朝廷

豕

大

離而不報含垢忍耻舉天下而臣之其以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
議天下後世謂陛下可如主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
梓官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
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也向者
陛下間闕海道危如累卵當時猶不肯北面臣虜况今國勢稍張諸
將盛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流陸梁偽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
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敗之於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倍
矣儻不得已而遂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
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亦索此魯仲連
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
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洵陛下不聞

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
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
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
以折之檜乃厲聲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狠戾已自
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從臣議可否是乃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
從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
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此桓桓為衣冠
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之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亦唯陛
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
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虜可講和近亦曰可
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殿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

日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秦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
驅尚能折衝禦侮，耶？王竊謂秦檜孫述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
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辭三
人等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
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信。不然，臣有蹈東
海而死耳。安能處小朝

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閒

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

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

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箠屨空

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黔婁



有言不戚。於貧賤不汲。於富貴其言茲若人之傳乎。銜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聖主得賢臣頌

王褒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羹藜含糗者不足與論大牢之

滋味。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長於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

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畧陳愚

心。而抒情素。記曰。恭惟泰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夫賢

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省功。普器用利則用力必而就

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斲之。及至巧冶鑄下。將

璞。清水淬其鋒。越砥愈其鏘。水斷蛟龍。陸剗犀象。忽若慧泥塵塗。如

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燭表百丈。而不溷者。工用

相得也庸人之御駕馬亦傷吻弊策而不進於行胎喘膚汗人極馬
倦及至駕齧膝駮乘旦王良執韉韓哀附輿縱馳驚忽如影靡直
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遠風周海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
馬相得也故服締綵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
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圖易棋溝賢人君子亦聖主之所以易海
內也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流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夫竭智附賢
者必建仁策索遠求士者楸伯迹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圖空
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圖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于求賢
而逸于得人之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圖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
謀陳見恟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効乍逐又非其愆是故伊
尹勤于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離此患也父至遇

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閑，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厚，與滯而升。本朝離疏釋，躋而享膏粱。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少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蟄。俟秋吟蟬，蟬出以陰。易曰：龍飛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此王若國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雨流之臣。明之在朝，穆之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籟，鍾逢門子，鸞鳥號猶，是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歡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焉。表橫破無窮，遂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偏窺望，而視也。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

恩從祥風朝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後游之望得遵游自然之勢
恬淡無為之場休徵下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二萬年何必偃仰
屈信若彭祖煦噓吁吸如喬松然俗離世哉詩曰濟二多五克
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 聞樂對

中山靖王

臣聞悲者不可為象歎思者不柯流芳為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

荆軻為之低而不食雍獨壹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今臣心結日

久每聞幻眇之聲不知涕泣大橫集山夫衆煦漂山聚盛成雷朋黨

執虎十夫挽推是以文王拘於羑里交孔子厄於陳菜此乃烝庶之成

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與寡莫為之先衆口鑠金積毀銷谷叢輕

折軸羽翮飛肉紛驚逢羅潛然出涕臣聞白日曠光幽隱皆然明月

曜夜蟲蠹宵見然雲烝布列杳冥晝昏塵埃拂覆味不見泰山何則
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闕不得聞諛言之徒蝨生道遼路遠曾莫為臣
聞竊自悲也臣聞社鼯不潛崖岸西何則所托者然也臣雖薄也
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今群臣非有葭莩之親鴻
毛之重羣居黨議朋友指為使族宗室擯卻骨肉永釋斯伯奇所以
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詩云戒天憂雨傷怒馬如檣假中永歎唯憂用
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思之謂也

與韓荆州書

李太白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荆州有食
人之景慕一至於此不以周公之胤躬吐握之事使天下豪俊奔
走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價十倍所以龍蟠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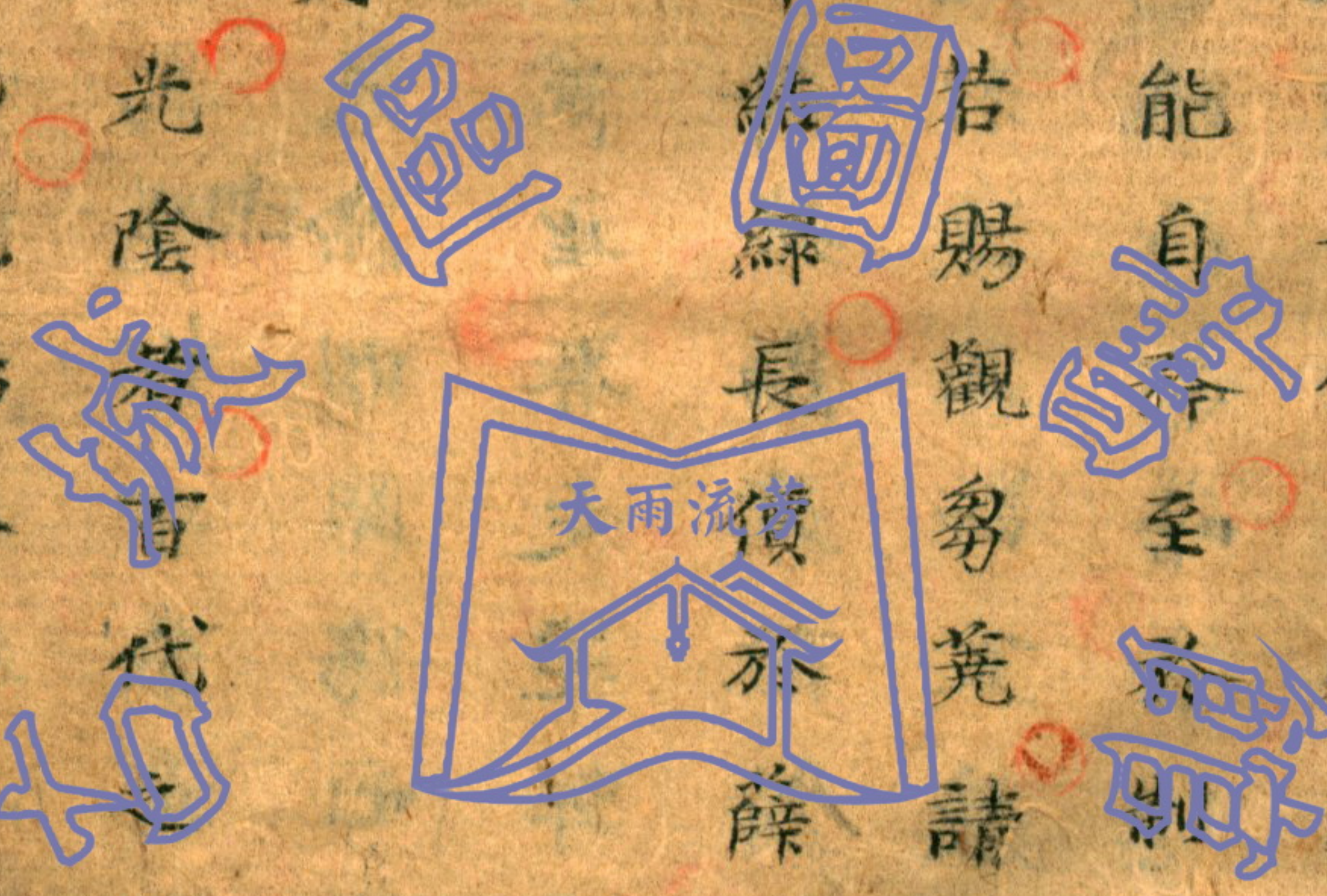
價於君侯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之中有毛遂
使白得穎脫而出即其人焉白隴西柳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劍術徧
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無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皆王公
大夫許與氣義比疇曩心跡安敢不盡於君侯哉君侯制作昨神明
德行動天地筆參造化管究天人幸願開張心願不以長揖見拒必
若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請天試萬言倚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
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隄士而今君侯何惜壻
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昔王子帥為豫州未下
車即辟荀慈明既下車又辟孔文舉山濤作冀州甄拔三十餘人或
為侍中尚書先代所美而君侯亦一薦嚴協律入為秘書郎中間崔
宗之房習祖黎昕許瑩之徒或以才名見知或以清白見賞白每觀

其銜恩撫躬忠義奮發白以此感激知侯推赤心於諸賢之腹中所
以不歸他人而願委身國士倘急難有用敢效微軀且人非克肖誰
能盡善白謨猷籌畫安能自給至
恐雕蟲小伎不合大人若賜觀芻蕘請給紙筆兼之書人然後退掃
閑軒繕寫呈上庶青萍結綵長
惟君侯圖之

春夜宴桃李園序

李太白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若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
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况陽春召我以烟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曾
桃李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群季俊秀皆為惠連吾人詠歌獨慚
樂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作



伸雅懷如詩不成器依金谷酒數

○ 甲古戰場文

李華

浩乙乎平沙無根蔓不見

曠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挺亡羣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

也常覆三軍往之鬼哭不陰則傷心哉秦歟漢歟持近代數吾聞

夫齊魏徂戍荆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沙草晨沒河水夜渡地

濶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膈臆誰訴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

斃無世無之古稱戎夏不抗師文放失宣武臣用奇兵有異於

仁義王道迂濶而莫為嗚呼噫嘻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主將

驕敵期門受戰野豎旄旗川池組練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利鏃穿骨

驚沙入函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析江河勢崩雷電至若窮陰疑閉

凜冽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鬚驚鳥休巢征馬踟躕繒纒無溫墮指
裂膚當此苦寒天假強胡憑凌殺氣以相剪屠徑截輜重橫攻士卒
却尉親降將軍復沒屍填巨壑之岸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為
枯骨可勝言哉鼓衰兮力盡矢竭兮絃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
兮生死決降矣哉終身東扶戰澆齒骨暴沙礫鳥無聲兮山寂兮夜
正長兮風淅之冤鬼結兮天沉兮雨
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日有如是耶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
地千里遁逃匈奴漢傾天下壯力盡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獫狁
旄北至太原既臣朔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勳和樂且陶穆之棣李君
臣之間秦起長城竟海為關荼毒生靈萬里朱殷漢擊匈奴雜得陰
山枕骸遍野功不補患蒼生烝民誰無父母提携捧負畏其不壽誰

燕

為人求薦書

韓文公

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也何咎。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言得信。將疑。惰心目。寢寐見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天地何愁。草木凄悲。祭不靈。精魂何依。必有云年。人其流離。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為之奈何。守在四夷。

木在山。馬在肆。過之而不顧者。

流芳

編日累千萬人。未為不材。與不乘也。

及至。匪吞過之。而不晚。

伯樂

過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樑之才。超

逸之足也。以其在公之宇下。

非一日

初。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於匠

石之園。長於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儼有見知者。千萬人亦

何足云耳。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其等比。咸得以薦

聞。是以累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某何如哉。

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增價三倍其與某事頗相類是故始終言之耳

諱辯

韓文公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

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和而倡之同然

一辨皇甫湜曰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

謂若言微不稱在言在稱微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

禹與兩丘與蒞之類是也今晉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

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君夫

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效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花

子不偏諱二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劉之孫竇為昭王曾參之

父名替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駸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何如

諱持諱其嫌遂諱其姓乎持不諱其姓乎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

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唐諱呂后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

治為某字也今上章父詔不聞諱諸勃秉饑也唯宦官官妾乃不敢

言論及機以為觸犯士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攷之於經

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士為可耶為不可耶凡事父母

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

不務行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別務勝於周公孔子亦見其感

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官妾

則是宦官官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文公

大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井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火或曰
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
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曰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
名聲昭於時坐於廟堂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櫛旗旄
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皆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
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流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
而便体秀外而惠中飄飄而長神物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妬寵
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過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
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
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澗泉以自潔擇於山羨可茹釣於水鮮可食
起居無時惟適所安與其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樂於身孰

俊

皆

流譽盛德

曰

過知於

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
 遇於時之所為也我則行^者之伺候於^者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
 將進而趨起口將言而囁嚅處污穢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僥倖於
 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
 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官盤之^上維子之稼盤之
 泉可濯可湘盤之阻誰爭于所^大流^而環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如復
 嗟盤之樂方樂且無央^遠跡兮^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
 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矣所^差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於盤
 兮終吾生以徜徉

送高閑上人序

韓文公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雜外物至

不膠於其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
鵠治病僚之於九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樂終身不歇矣暇外慕夫
外慕徒業皆不造其堂不濟其截也在時張旭善草書不治它枝喜
怒窘窮憂悲喻快恣恨思慕醉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
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壑魚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
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
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也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
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迹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
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闖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
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齊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為心必也然無
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顏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

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開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桐葉封弟辯

柳子厚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

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當封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

即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

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與小弱弟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且周公

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也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

寺亦得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

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

周公教王遂適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之歸大中



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若使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為君臣者耶是特小丈夫歟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史佚成之歐陽修

五代史伶官傳論

嗚呼盛衰之理維曰天

命豈非

哉

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

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

晉之

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

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

契丹與吾

約為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

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

其無

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

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

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

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

夫夜呼虬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擗天斷髮泣沾襟何其衰也豈代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國滅為天下後世所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

瀧岡阡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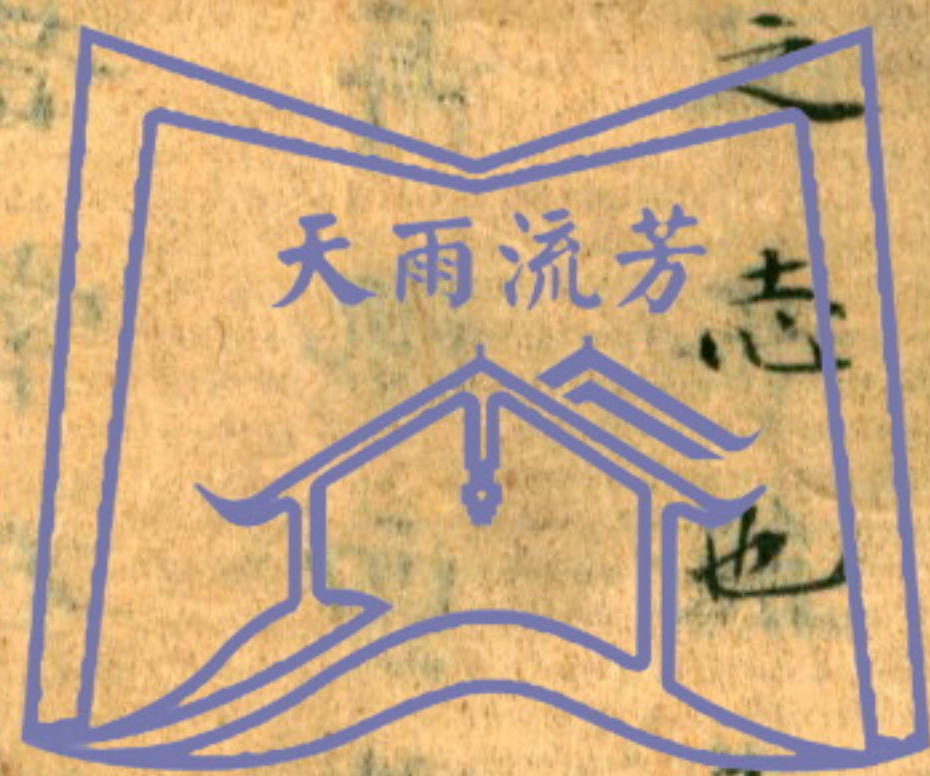
歐陽修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一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窮自力于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為吏廉而好施與善賓客其俸祿雖薄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為我累故其亡也無一

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爾為生吾何時而能守耶吾于汝父知其一
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為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
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也汝父之必有後也吾之始歸
也汝父免于母喪方踰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之豐不如養之
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反也吾始一
二見之以為新免於喪適然耳^雨既而其餘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
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為吏嘗夜讀治官書
屢廢而嘆吾問之則曰此死^也我求其生不得耳吾曰生可求乎
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
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而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
曰顧乳者抱汝而立於傍因指而嘆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

其言熟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為如此是真發於中者嗚呼其心厚於仁者耶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惟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此志也矣吾不能教汝修泣而志之不敢忘

上田樞密書



下蘓老泉

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瞍不得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奪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

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
夫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棄天我之罪也棄
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棄而
然則棄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
之所能為者以塞夫天之所
在人者吾何知焉吾知免夫一
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而不倦不愠不怍不沮者夫固知夫道之
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
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
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自將不瞑
於也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

圖

說

不我

身其責之不暇而暇為入憂乎哉

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為天沉而為淵流而為川止而為山彼不
預吾事吾事畢矣切怪夫後之賢者不能自處其身也饑寒窮困之
不勝而號於人嗚呼使吾誠死於樂_其窮困耶則天下後世之責不
自任以為憂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亦過乎今洵之不肖何敢自列
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_其不自_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變
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_求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_其
之子可以貧人_非可以富人_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_之權求一言
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_宰相可以_宰生人_宰可以殺人_宰非天之所與
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今洵用力於聖人
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_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
於後與否獨怪天得之之不_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啟之得之心

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於道者乎千金之子天子
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已故其心有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
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淺狹可咲饑寒困窮其心
而聲律詭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
永棄與世俗日踈濶得六肆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
溪孟韓之温醇遷固之雄剛孫吳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管試
以為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為迂晁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
流而為詐有二子之材而不流者其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
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頃非
凶歲可以無饑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
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褻也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

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為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
有洪範論史論十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議
天下之士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前矣若夫言之可用與其身
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也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

御將



流芳
天有賢將

蘓老泉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
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
是以不為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
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能
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亦馭
以羈紲觸者可拘以輻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才而廢天下之用如曰

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豹并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驥終無以服
乘耶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姦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
不啻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用况為將者又不可責以原
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
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魏齊徽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
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
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饒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
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將將者也近之論者或曰將之所以畢
智竭力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莫賞耳為國家者不如勿先以
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先賞人不為我用是皆隅之說非
通論也將之才固有大小傑然於庸庸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

持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小
大而為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隅之說不可用之夫養其驥者豐其
芻粒潔其羈絡居之新閑浴之清泉後責之千里彼驥驥者志養其鷹者
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
以一雀獲一兔飼以一鼠知於擊搏則其物無所得食故
然後為我用才大者騏驥也不是養騏驥者饑之而責其千
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
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
無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七之推食
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為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為
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

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敝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

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為我

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

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此不

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噲滕心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

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才小而志亦小雖不先賞不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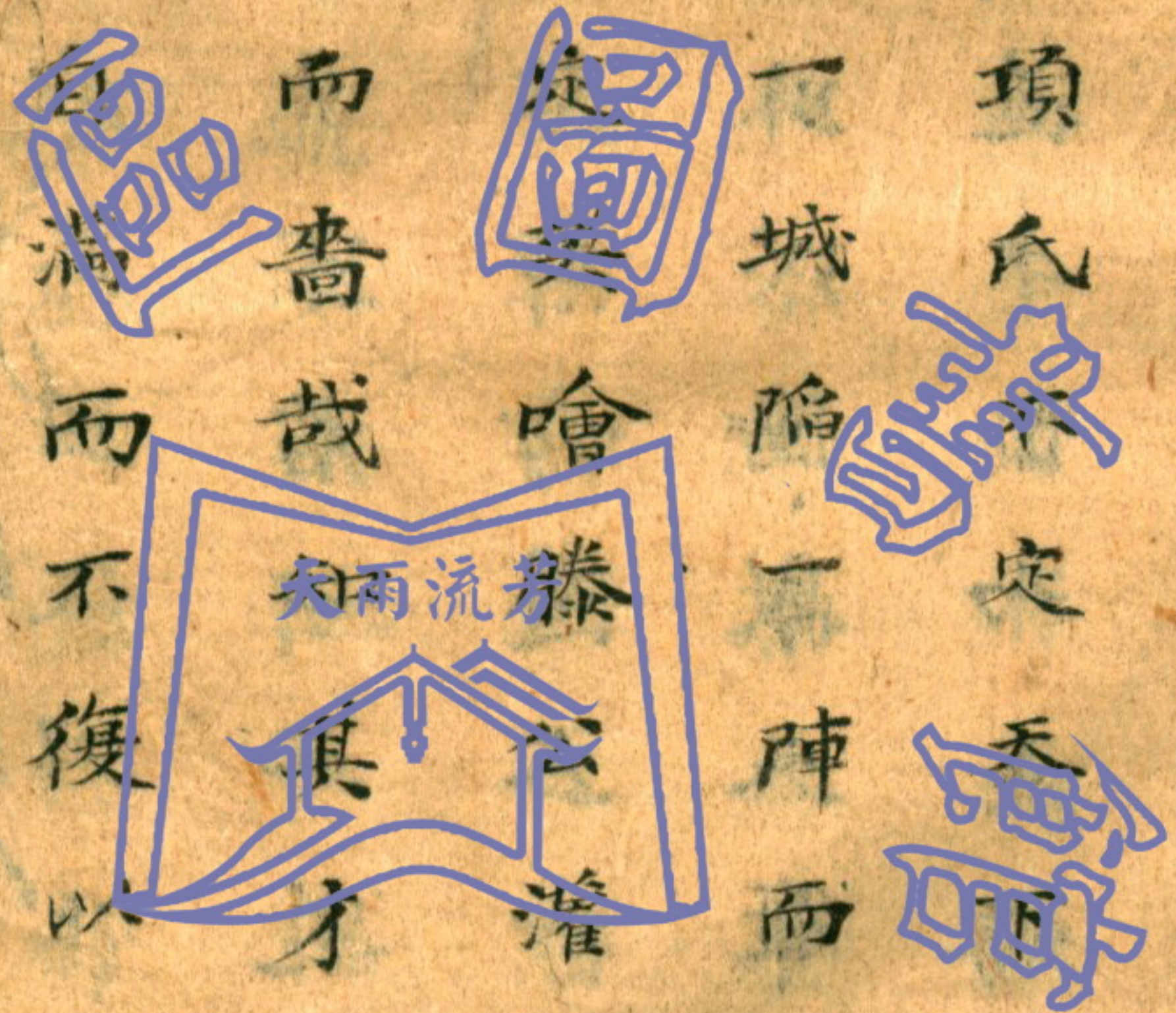
而先賞之則彼將秦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為事故也噫方韓信之

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富是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

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者也故齊不

捐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矣嗚呼若高帝者可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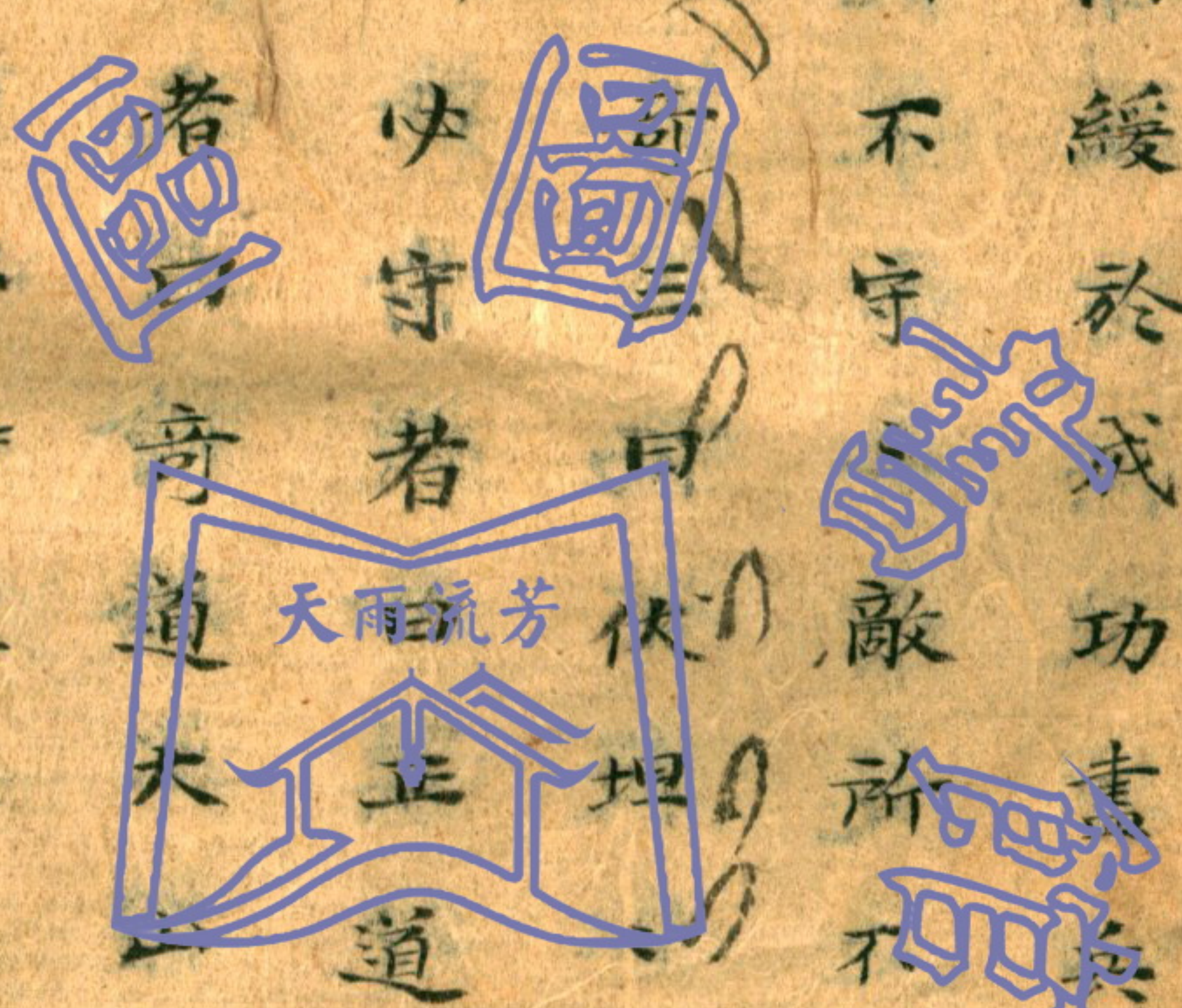
知天下矣



地

蘓老泉

古之善攻者不盡兵以攻堅城善守者不盡兵以守敵衝夫盡兵以
 攻堅城則鈍兵費糧而緩於成功盡兵以守敵衝則兵不分而彼間
 行襲我無備故攻敵所不守敵所不攻者有三道焉守者有三
 道焉三道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坦天雨疏芳之道車轂擊人肩摩出亦此
 入亦此我所必攻彼所必守者奇道大道大兵攻其南銳兵出其北奇道
 兵攻其東銳兵出其西者奇道峻谷中盤絕徑潛師其間奇道
 鳴金不槌鼓突出乎平川以衝敵入腹心者曰伏道故兵出於正道
 勝敗未可知也出於奇道十出而五勝矣出於伏道十出而十勝矣
 何則正道之城堅城也正道之兵精兵也奇道之城不以堅也奇道
 之兵不必精也伏道則無城也無兵也攻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



馬者其將木偶人是也守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者其將亦木偶
人是也今夫盜之於人抉門斬關而入者有馬他戶之不扁健而入
者有馬乘壞垣坎墻趾而入者有馬門斬關而主人不之察幾時
矣他戶之不扁健而主人不之察大半矣乘壞垣坎墻趾而主人不
之察皆是矣為主人者直無曰朝之固而他戶墻隙之不卽焉未止
道之兵抉門之盜也奇道之兵雨流朝之盜也伏道之兵乘垣之道也
所謂正道者若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劍閣是也昔者六國嘗攻
函谷矣而秦將敗之曹操嘗攻長江矣而周瑜走之鍾會嘗攻劍閣
矣而姜維拒之何則其為之守備者素也劉滯反攻大梁田祿伯請
以五萬人別循江淮收淮南長泌以與滯會武關岑彭攻公孫述自
江州泝都江破侯丹兵徑拔武陽繞延岑軍後疾以精騎赴廣都

距成都數十里李愬攻萊州悉精卒以抗李光顏而不備愬自
文成破張柴疾馳二百里夜半到萊黎明擒元濟此用奇道也漢武
攻南越唐蒙請發夜即兵浮舡牂牁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意
鄧艾攻蜀自陰平由景谷攀木緣磴魚貫而進至油江而降馬邈至
緜竹而斬諸葛瞻遂降蜀禪田於守潼關之左有谷曰禁而不
之備林言尚讓入之夾攻關而流於兵潰此用伏道也吾觀古之善用
兵者於一陣之間尚猶有正兵奇兵伏兵之三者以取勝于人况乎
守一國攻一國而社稷之安繫焉者其可以不知此三道而欲使
之將耶

心術

蘓老泉

為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

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為
利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以義怒可
與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
心謹烽燧嚴斥候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卹之所
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_也益厲_也耕_也不_也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為所
以養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_也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
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_也不_也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
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_也用_也矣_也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見
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已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
後可與之皆死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險鄧
艾遣兵於蜀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以侮而

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決凡主
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
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
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
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圖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兵有長
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天而用之彼將不與校吾之所短吾
敝而置之彼將強與吾何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
却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善用
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
至於必敗尺莖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懈暢变色而却步人之
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袒裼而按劍則烏獲不敢逼剽曹衣甲據兵

而寢則童子彎弓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

史中

遷固史雜以事辭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故時得仲尼遺意焉吾

今擇其書有不可以文

彰其二曰直而寬其三曰簡而

抹闊與之失不載焉見

焉見之留候傳固之傳周勃

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疏不載焉見之

功十而過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後之庸人必曰智如

食其忠如周勃賢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若其難而怠

蘓老泉

圖

意

意

其四曰微而切遷之傳廣頗也議

奢傳：酈食其也謀挽楚權之謬不載

背之耻不載焉見之王陵傳

夫頗食其勃仲舒皆

如彥頗辯如酈

如周勃賢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若其難而怠

矣是故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亦隱而彰乎遷論蘓
秦稱其智過人不使獨蒙惡聲論北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贊張
湯與其推賢揚善贊酷吏人有所獨暴其惡夫秦伯子湯酷吏
皆過十而功一者也苟舉十以廢一後之凶人必曰蘓秦北宮伯子
張湯酷吏雖有善不錄復荷是空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
惡之志者也故發傳詳之於論於復明之則其懲惡也不亦直而
寬乎遷表十二諸侯首吳吳實十三國而越不與焉夫以十子名
篇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教吳諸侯耳獨不教吳何也用夷禮也
不教而載之何也用裔而霸盟上國也春秋書哀七年公會吳於郕
書十二年公會吳於橐臯書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於黃池此其
所以雖不教而猶獲載也若越區區於南夷豺狐狸之與居不與

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而用夷俗之名以赴故君子即其自稱以罪之
春秋書定五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槁李書哀十三年
於越入吳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
我獫狁亦或庶乎其間是以絕而棄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
中國禮樂雖句踐之賢信不免與棄則其賤夷也不亦簡而明
乎固之表八而三侯六書其人
威則加其姓而首目之曰號謚姓名此異姓列侯之例也諸侯王其
目止號謚豈以其尊故不曰名之而實名之豈以不名
則不著耶此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為二上則曰號謚名
名之而曰名之殺一等矣此同姓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謚姓
名夫以同姓列侯而加之異姓之例何哉察其故蓋元始之間王莽



偽褒宗室而封之者也非天子親也而封之者也宗室天子不能封
而使王莽封之故從異姓例亦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
人君觀之曰權之歸於臣雖同姓不能有名器誠不可倣人矣則其
防僭也不亦微而切乎噫隱而彰則後人樂得為善之利直而寬則
後人知有悔過之漸簡則人君知中國禮義之為貴微而切則
人君知強臣專制之為患用力雨流芳人而成功博其能為春秋繼而使後
之史無及焉者以是夫

高祖論一

大清國

勅諭

江蘇

府河

楊

蘓老泉

漢高祖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撈舉指
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三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
強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

則高帝常先為之規畫處置使夫後世之所為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為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嘗語呂后曰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也可令為太尉方是時劉氏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也哉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常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天雨流侯上有如武庚祿父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為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為諸將大臣素所畏服獨就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為惠帝計也呂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獨於會不仁即且會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為不必方亞夫喉項莊

時微噲誚羽則漢之為漢未可知也一旦人備惡噲欲滅戚氏者時

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軍中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偽未

必也且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臣亦明矣彼其聚於呂氏呂

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即獨噲豪傑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

患無大於此者矣夫高帝之視呂后猶醫者之視毒也使其毒可以

治病而不至毒殺人而已噲天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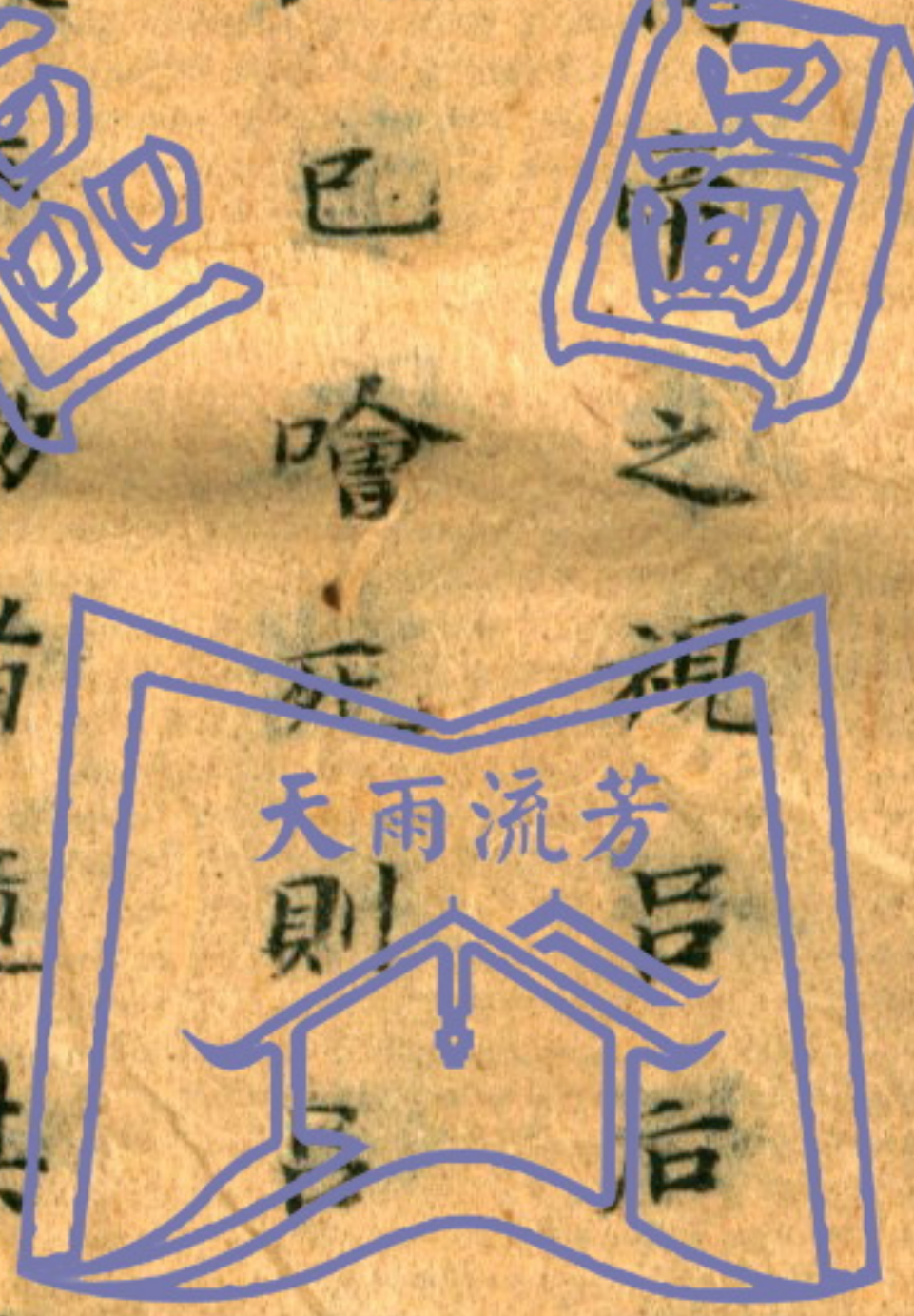
為足是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帝六年天

也使其尚在呂祿不可給太尉不得之北軍矣或謂噲於高帝最親

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縮皆南面稱孤而縮又最

為親幸然及高帝之未亡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推埋屠

狗之人見其親戚得為帝王而不欣然從之耶臣故曰彼平勃者遺



其憂者也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蘇東坡

且夫戰勝之後人君可得而知者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

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

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人君若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

之哭聲人君未得而聞也譬猶身殺牛羊剝鱗魚鱗以為膳羞食

者甚美而死者甚苦使君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

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筋而忍命而况用之命以為耳目之觀

者乎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

蘇東坡

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

窮心欲言而口不達以此自愧莫知所為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
者之用藥、雜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
從於己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學為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
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方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踈上以格君心
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不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為能而贄
諫之以忠厚務苦以猜忌為術不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
以消兵為先德宗好聚而贄以散財為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
邊御將之方罪已以收人心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
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
月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即相告
以陛下聖明必喜贊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

唐論頗收之賢則漢文為之太息魏相條晁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
興若陛下能自得師則莫若近取諸賢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
可觀皆足為治但聖言幽遠末學史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
而推擇如贊之論開卷了然舉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
取其奏議稍加校正進呈願陛下置之座隅如見贊面及履熟
讀如與贊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天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
意取進上

稼說

蘓子瞻

蓋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侈則
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歛之常
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又藏而不腐今五十口之家

而共百畝之田寸之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耨銓艾相尋於上者如
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
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大過今^{大過}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敢
輕用以待其成閔之馬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剝虛者
養之以至於充三十^仕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既
足之後流於^雨溢之餘而發於^天持滿之末此古之君子所以大過人
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必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
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雅欲自以為不足而衆且妄推
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學而約取厚積而博發吾告
吾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
是語之

續楚語

蘓東坡

屈到嗜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爰反祥宗老將薦爰

屈建命去之君子曰不違西道唐樂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末思

絕其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爰安

得為道甚矣柳子之陋子未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為人子之

道事死如事生况於將死可寧流芳棄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

有大不忍於此者而奪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嚴之於路寢不

死於婦人之手至於結冠纓落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於死生之變

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至嚴之際豈容惜私

害公乎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孟僖卒使其子學禮

於仲尼營仲病勸威公去三豎夫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於道

